

何嘉慧 著



在一九九六年

遇上海獅的

女孩

收錄

2002年中文文學創作獎
冠軍作品《辭》

在一九九六年
遇上海獅的
女孩

何嘉慧
著

天地

- 書名** 在一九九六年遇上海獅的女孩
作者 何嘉慧
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—115號
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-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
地庫／一樓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- 九龍彌敦道96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- 印刷**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- 發行**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 澳）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電話：2303 1010 傳真：2764 1310
- 出版日期** 二〇〇三年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 COSMOS BOOKS LTD. 2003

ISBN 988 201 439 9

人生逆境塑性格
少年文章抒襟懷



《活出彩虹》 \$ 30.00



《少年文章驚天下》 \$ 55.00

天地圖書



天地圖書公司

書香滿天地

方古樓書畫

戊寅年



門市部

總店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及一樓

營業時間：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

分店

尖沙咀彌敦道九十六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

營業時間：上午十時半至下午九時

查詢電話：二八六一一〇三二 圖文傳真：二八六一一五四一



目 錄

序言	1
楔子：髮	5
雨天	9
三人行	19
在一九九六年遇上海獅的女孩	41
重生	77
聚	103
說夢	123
辭	139
邊疆行	151
後話	193

序言

本書各個篇章，處處洋溢着深邃豐富而純淨的感情，優美生動和纖巧流暢的文詞。如果文如其人的話，作者不啻是個華采繽紛，情愫萬種，既古典又現代的才女。

她的作品有時使我想到了李清照，但李長於詞令格律，纏綿淒苦；有時我想到了瓊瑤和郭良惠，但是她們善於故事紛繁和情海生波之陳述。本書作者有自己的風格，她仍是她自己，她與眾不同，年紀輕輕，而行文走筆引人入勝。日後她樂此不疲，必定會創造出自己的一片繁花似錦的藝術天地。

作者生長於充滿五光十色，緊張刺激的大都會香港，耳聞目睹，盡是層出不窮，悲喜交集的人生故事。不過她擁有自己的一席安寧之地——那個幸福祥和，筆飛墨舞，山水風雅的家。在家裏，她有一個藝術的搖籃，自幼得到父母親悉心的調教和培養，琴藝歌舞，朝夕陶冶性靈。書畫雙全的父親，既是良師，又是知心，何其幸也。

數年前，讀到作者一篇得獎的散文作品。那是她遠離大千世界，留學新西蘭時，生於田園牧歌裏的抒情之作。啼聲初試，其天生秀質和文學稟賦，已閃耀於清新貼切的文字上。收集在這部著作裏的篇章所表現和探究的，不再是單純的人與異鄉之間的情懷，而是人與人之間難以理喻的複雜關係和變化多端的心理。因此更能打動心靈，引發連綿的思考。

例如在〈雨天〉裏，主角被愛人拋棄後感到：「我拂開額前的濕髮，盯住眼前這張陌生得令人心寒的臉，忽然感到了自己的天真和可笑。原來，我對這個人一點認識也沒有……。」人心就是這麼難以理解。兩相愛慕時，你我靈犀相通。感情和關係一旦爆破不可收拾，你會突然發覺那個情盡義絕的對方，面貌全非，甚至猙獰可恨。筆者對此體會深刻，也曾一度迷失痛苦，怎麼也難以相信，那個曾經與自己山盟海誓的人，一夜之間，竟然變成一個你避之唯恐不及的陌生者。他和你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開了，相隔大有十萬八千里之遙。在這個短篇裏，作者對一顆因驚變而失落的心的描寫，如此真切感人，無異神來之筆。

〈三人行〉描述一個女孩和一對年輕夫婦的一段感情瓜葛。三個人一直關係異常密切。妻子方敏大方得體，從未拆穿丈夫和女孩的曖昧關係。女孩和丈夫最後終於分手，

自此以後，「不知從何日起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。我還是如常地到咖啡屋去，方敏和邵也如常的來，但每次三個人在一起時，總有甚麼不對勁。談話的內容不對、買的午餐不對、吃的姿勢不對、座位不對、過路的人投過來的目光不對……最後連餐桌上的飾物和餐具，甚至包圍着三人的空氣也不對。原來相聚的愉悅、閒聊的寫意、朋友間自然的流露都在不知不覺間蒸發掉，完全了無痕跡。」同樣是對情緣斷絕的心理刻畫，但上述的白描，別具一格，不但深入巧妙，而且恰到好處。

〈在一九九六年遇上海獅的女孩〉再一次說明作者對心理分析情有獨鍾。這回她嘗試利用新興的電子郵件形式，傾全力挖掘人物的內心深處，同時發揮她那靈活的筆調和細膩中略帶幽默的分析語言，把一個將愛情當作部份人生的、近乎任性的西方青年，和一個將愛情視為幸福人生的、沉靜的東方女孩，刻畫得栩栩如生。這種由內到外，由小見大的精密展現方法是本篇的一大特色。

〈說夢〉是用我你對話形式，對你、我、人生與夢境，進行深入的探討。閱讀這個短篇時，我不禁想起了高行健的《靈山》。但我並沒有入靈山而迷失的困惑，因為「你」「我」的身份肯定，儘管討論的語言和主題有時抽象甚或玄虛，但虛中有實，亂中有序，發人深思。

作者天賦才華智慧，感觸十分敏銳，表達能力揮灑自如。我深信她的筆尖指向哪裏，都能信手拈來，化芸芸眾生的平凡為精采多樣的藝術創作，不斷地呈現給文藝愛好者。

風 鈴

奧克蘭自由作家
二〇〇二年五月

楔子：髮

我一直很留意自己的頭髮，就如每個女性意識較重的女孩一樣。我留意的並非頭髮的髮質、粗細、用不用護髮素、做不做焗油……。髮是身體的一部份，是樣貌的一員，如眼睛或嘴巴。因此髮可以剪，不可以剃。我無法想像沒有頭髮的自己是什麼模樣。那感覺一定很奇怪，就如一覺醒來，發現掉了一隻耳朵一樣。

對於一頭青絲，我唯一在意的，是長度。小時候一直梳着小辮子，一左一右的從腦後編起來，垂垂搭在肩頭。這種傳統的小女孩髮型當年並非特別流行，屬於永遠不會惹人注目，又能隨時在街上看到而不被視為土氣的髮型之一。大概是先入為主的心理吧，懂得爬在小凳子上照鏡時，第一眼看到的自己，正是這模樣。烏溜溜的兩根辮子垂在胸前，髮梢上結着帶點顏色的飾物，看去有種對稱的平衡感。長度能及的頭髮都被不鬆不緊的手勢編進去，額前留着劉海，很清爽乾淨的模樣。

啊！這就是我，是自己。

這心像，真的根深蒂固。從此不但確定了自己的容貌，而且視之為美的標準。當年，我和幾近學生的妹妹都認為梳着兩條長辮子的女孩才叫「美」，一發現梳着長辮子的姑娘，便投以豔羨的目光：「真美！」

一直至十二歲以後，「長大了」的感覺令梳辮子成了一件難堪的事，於是改以斜斜夾起或編馬尾辮示人。那時候對髮型的定義是：「長髮披肩斯文，編馬尾辮好動。」每天上學的抉擇便是：「今天穿裙子抑或運動服？」

從幼年起直至大學畢業，我對長髮的偏愛幾乎是絕對的。原以為是一輩子也不變的事。

原來，不盡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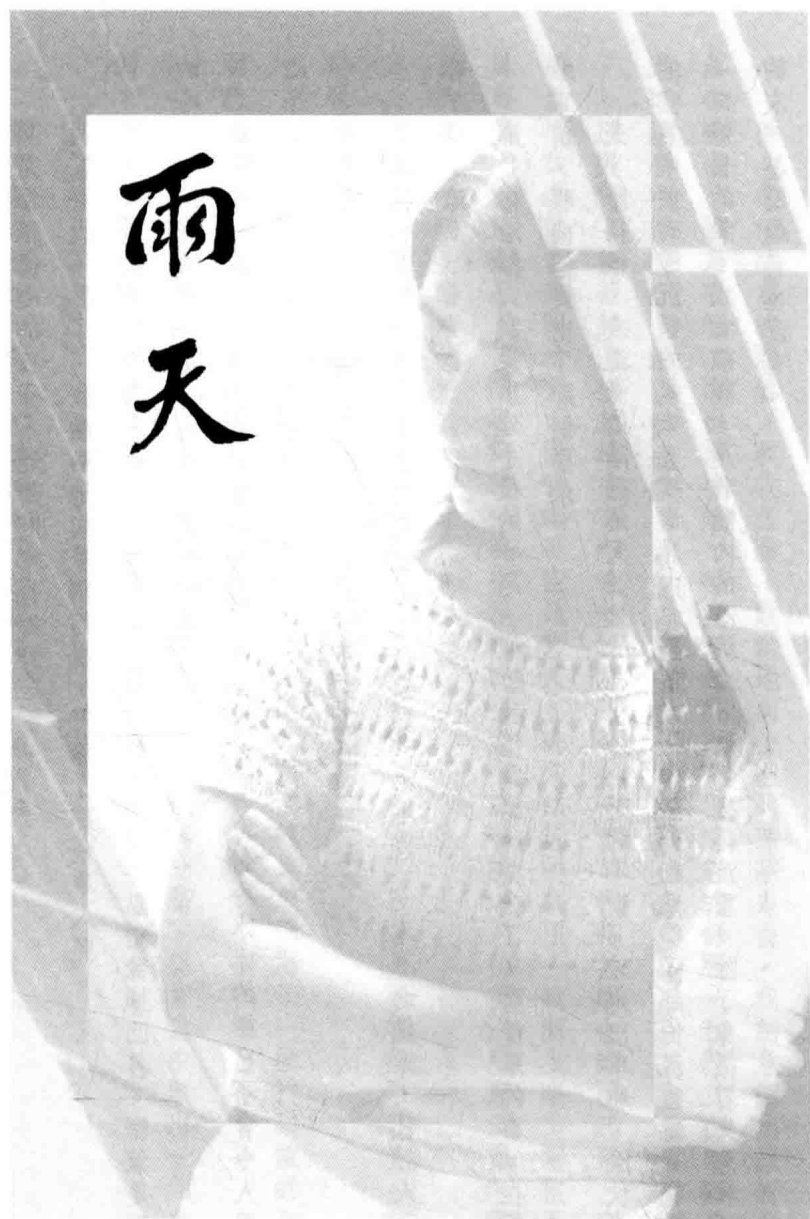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十九歲那年，一夜間，我把及腰長髮，變為只有半寸長，頸後還像男孩子一樣刮了青。家裏女性意識最重的人頭髮比所有男孩都要短，而且毫不後悔。在往後的日子裏，更樂此不疲似的，一直沒有再留起長髮來。

那次剪髮的原因非常簡單，甚至近乎可笑：前一個晚上赴舞會去，噴了大半樽噴髮膠在髮上。辮子交錯着，曲、直髮兼而有之。太晚回家，只好「膠着」就寢。翌日醒

來，瞧着那「晚宴髮髻」，我保證任誰見着都寧願引頸一快，總比把每根髮絲恢復原狀簡單得多！

我最後的一把長髮，便在膠着的狀態中永遠膠着。只想說，有時候，別對自己太肯定。這世上，甚麼事都會發生。

雨天



那是個很傷心的日子，連想起來也感到苦澀。

我甚麼也不要了，我幽幽地向着聽筒說，可除了那張單人照。

好吧。一反平日的優柔寡斷，在電話的另一端，他沒半點猶豫地回答。語氣是那樣的冷淡，沒有流露絲毫令人引起遐想的感情。

我默然。要說的話已盡，要流的淚亦早已流乾，這句冷冰冰的話已不會令人更傷心了。

就這樣。我淡然地說。正午，校園外的艾慕柏公園涼亭。

艾慕柏公園的涼亭，至上週為止，仍被稱為「老地方」。才不過幾天，已然人面全非，好悲涼。

那是楊浩然向我提出分手後的一週。他給我搖電話，交代了一些簡單的事。在對話結束前，我向他提出了那個要求。

天，陰得很，灰濛濛的陰霾鋪天蓋地的在視線內延綿不斷。才走出車廂，深秋凜冽的空氣中便有股沉鬱的氣味直撲進鼻內，整個人從內至外都感染了那份沉重感。我歎了一口好長的氣。或者該說，是我體內的陰沉令一切都變得沉重。除了象徵着失意和消沉的灰，甚麼顏色也沒有。

雨，像很隨意的灑着。我收了傘，默默地向公園的涼亭走去。我刻意讓冰涼的雨水落在臉上。臉是冷的，雨也是冷的，碰在一起反而有種協調的舒服。我佇立在再熟悉不過的涼亭中，感到了跟一個老朋友道別的難過。涼亭也像哭過似的濕漉漉。

別哭啊！我苦笑，打起精神安慰這老朋友。終有一天，我將甚麼也記不起來，到了那天，我還是會再回來啊！儘管那可能是許久、許久以後的事了。我閉上眼，讓秋天的風雨肆意地拂在身上，讓思海的孤寂在淒冷的空氣中蒸發掉，人彷彿沒那麼沉重。當我再次張開眼睛，楊浩然就站在涼亭的另一邊。

我说不準第一眼看到他時，心裏在想甚麼。恨？怨？愛？悔？……我弄不清。看牢那張原該異常熟悉的臉，才十天，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這就是兩年來一直傻癡癡地追隨在身後的男孩嗎？就是那個為了一個初相識的女孩而來跟我道別的人嗎？這個人到底藏着一顆怎樣的心？

楊浩然眼中閃過一絲不安。他躲開了我的注視，輕咳一聲，從背囊中取出一個白信封，直截了當地說：

「這個……還給你。」

我木然地接過信封，心裏麻木了的痛又倏地甦醒過來。